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

——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氏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氏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关键词:杨琏墓志;刘玉墓志;代人氏族;士族制度;门第流品;仕进制度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4-0046-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406

容轩先生在《书法》2019年第6期发表《北魏杨琏墓志》一文,正式公布拓版及释文。据此可知,该志出土地约在河南洛阳偃师南蔡庄乡一带。志主杨琏,墓志自称恒农胡城郡望,卒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廿二年,即公元498年,享年76岁高龄,则其生于423年,即明元帝泰常八年。杨琏生命的高光时段基本在汉化改革以前,对其探究有助于了解北魏前期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然其履历简短、事迹贫乏,正史亦无有力旁证,单纯个体的发挥纵深和论证潜力相当狭促。但若与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著录的同籍人士《刘玉墓志》紧密联系起来,对二者的文本书写及叙述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则可揭示重要的历史隐情,为探讨中古族群变迁、官僚仕进体制和士族流品秩序提供崭新的视角和素材,这种尝试值得学界重视。为方便行文及研读,兹抄录两方墓志铭如下,惟个别用字、标点略加调整。

杨琏墓志铭:

君讳琏,恒农胡城人。三皇之后,轩辕之苗胄,五帝之苗典,赤泉侯之苗裔,太尉公振之后也。世藉华腴,胤清胄远。禀玄气于黄中,树资性而温雅。文明炳郁于乾元,英朗照晰于自然。弱龄始筭,书剑并达,经深而蕴,武果而猛,懋年之令,声飞海国。皇京都代,北暨戎荒,化旦升平,后儒先劲。以君弓马殊伦,超用殿中武士、军将。内卫也,建刘章之忠;外讨也,表亚夫之节。爰动皇衷,俄而擢拜安城令。莅政栖迟,幽显同咏中牟之善。愧其芳,胜残之风惭其美。太和之始,迁汝南太守。让荣之礼,冲挹如初。地居带淮,邦邻密窳。敷摸略以来远人,播智勇

收稿日期:2020-02-18

作者简介:刘军(1979—),男,汉族,辽宁抚顺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古鲜卑拓跋氏士族化进程研究”(19BZS056)。

以威狡竖。惠劝逾于溉瓜,宁疆穆于梁宋。追踪息吠,无谢于曩贤;綏黔育庶,不后于古人。宰郡九稔,乞解归京,考行伦功,事高朝最。方当鸣茄日南,耀节月北,然灵道失监,仓旻侵善,春秋七十有六,大魏太和廿二年正月乙丑朔十一日丙子薨于洛阳静恭里。主上抚悼,朋僚怆咽,褒勋录迹,赠河东太守。以神龟二年三月六日窆于旦甫之西山。营域盖业,坟垄满地。天长地久,或升谷而低峻;岁益月增,或高壑而卑岭。故刊石镂文,以光功臣之墓。其辞曰:遥纵遐藉,肇自神禽;灵虚覆树,枝裔崇林。乘高因镜,祖基承荫;四气洽绪,贤懿唯深。幼播兰蕙,早冕纓簪;资文挺武,朝野齐钦。猛旧逸侣,爰动皇心;制邑飞玉,裁邦扬金。魂住命消,日移影映;出此明轩,入彼幽穴。夕风暮悲,晨露晓结;懋木昼摧,妍草夜折。高坟上封,兰灯下灭;深埏掩途,松开永闭。尽地终天,呜呼长绝;岩壑易颓,兹铭难缺。^[1]

刘玉墓志铭:

君讳玉,字天宝,弘农胡城人也。厥初基胄,与日月同开;爵封次第,通君臣之始。周秦大汉,并班名位。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凶奴之患,李陵出讨,军势不利,遂没虏廷。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斑,例亚州牧。义成王南讨苻安,以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充子都将。与王策谋帟内,制定雍境,遂以土荒,即今镇押。君数世重荫,成应引内,为西征子都。出祺之挺,屡有薰迹,宜可昇接,锡之矛土,假咸阳太守。春秋七十八,以孝昌三年岁次丙午十一月廿四日卒于家。肇基云景,神彩重映,是曰刘族,世立坚明。位挺台司,志含中贞,翼辅王室,唯安唯宁。弈踵相继,其器易新,召莅矛土,四裔来冥。綏接恩化,富壤殷民,体含玉洁,不磨自邻。^{[2]212}

细加推敲、比较,不难发现两方墓志存在高度的近似性和密切的逻辑关联。例如志主杨琏和刘玉的生活年代、故籍郡望、身世背景、仕途履历,乃至志文的创作主题、写作模式、修撰风格均有交集,恰可彼此参照,从中寻求启发。特别是,二者还能互相支撑,增强证据的说服力。从具体内容来看,后者堪称解锁前者的密钥,结成扣合严紧的“双璧”,这在金石研究领域是趣味盎然又十分难得的机遇。本文拟由此立意,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及相关制度,集中考察杨琏、刘玉之流的人生际遇。至于方法与立论是否稳妥,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杨琏、刘玉墓志的郡望攀附

众所周知,古人出于抬高身价的考虑,追溯先世时惯用虚拟、伪冒之手法,攀附郡望司空见惯,杨琏、刘玉墓志就存在这种移花接木的现象。志文载两人故籍同为“恒(弘)农胡城”,然此统辖胡城之恒(弘)农郡绝非地跨关中、河南的汉代司隶故地,而是南朝萧梁在安徽阜阳一带临时设立的侨置单位。施和金先生对此考证精详:“《魏书·地形志》云:‘西恒农、陈南二郡,萧衍置,魏因之。’按恒农本汉郡,时名弘农,治弘农县,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后汉始改为恒农郡;陈郡原为汉淮阳国地,刘宋始置陈郡,后魏因之,郡治陈县,在今河南淮阳县。此西恒农、陈南二郡乃萧梁侨置。二郡领有胡城县,《读史方輿纪要》云:‘胡城,在颍州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国城也。’又引杜预曰:‘汝阴西北有胡城。’乾隆《江南通志》亦云:‘胡城废县在颍州府治西北二里,即春秋胡子国,梁置县。’然则此西恒农、陈南二郡梁代侨置在汝阴县境,在今安徽阜阳市西北不远处。”^{[3]494}如此说来,杨琏、刘玉籍贯的准确记录应是“西恒(弘)农胡城”,墓志缘何省略表示地理方位和建制属性的“西”字,一方面固然是新旧行政单位叠床架屋、混淆错乱,时人未予严辨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企图攀附名族而蓄意为之。需要澄清的是,杨琏太和廿二年(498)离世时,此地仍称汝阴,尚未归属北魏,只是神龟二年(519)刊刻志石时怀揣特殊目的才以后事言之。

我们注意到,杨琏和刘玉追溯族源,都把先祖拼接到风马牛不相及的恒(弘)农旧族名人身上。杨

琰伪托东汉太尉杨振(震),刘玉假冒东汉司徒刘宽。然杨震和刘宽皆系恒(弘)农华阴人,即今陕西华阴市,与安徽阜阳市相距甚远。正牌的恒(弘)农杨氏墓志一般如是记载:《杨暉墓志》:“弘农华阴人也,汉太尉震之后。”^{[4]141}《杨侃墓志》:“弘农华阴潼乡习仙里人也,十二世祖震,汉太尉。”^{[4]144}《杨穆墓志》:“弘农华阴潼乡习仙里人也,其先汉太尉震之胄。”^{[4]156}正宗的恒(弘)农刘氏仅见《刘懿墓志》:“弘农华阴人也,自豢龙启胄。”^{[2]336}这里的“豢龙”无疑代指东汉司徒刘宽,因其出身汉室宗亲,故获此美誉。

据上述判断,杨琰、刘玉附托弘农郡望,假借古人以自重,乃无可辩驳的事实。另一悬疑随之而来,地处皖西北的胡城纳入拓跋版图甚晚,二人何以早在北魏前期便屈事胡族。杨琰墓志没有交待家族入魏的途径,刘玉墓志却给出意想不到的答案,其志文曰:“值汉中讥匈奴之患,李陵出讨,军势不利,遂没虏廷。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也就是说,刘玉先祖西汉时跟随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后混迹匈奴部族之中,婚俗习性渐染胡风,俨然匈奴化的汉人,后来降附征服大漠的拓跋鲜卑,便随之徙居恒代,即山西大同周边。实际上,类似记忆在北族文化中屡见不鲜,反映其独特的寻根行为与认同心理^[5]。追踪李陵及降卒后裔的活动及影响,为北亚民族史研究营造了新的话题,拓跋、贺兰、黠戛斯等草原部族都发现其踪迹^[6]。史载,李陵的部众“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7]卷五四,2451}。胡城所处即为荆楚北境,此处山蛮遍布,民风剽悍,好勇斗狠,应募参战者应该不少。又据清代左辅撰《合肥县志》,三国时,曹魏大将李典镇戍皖北,命名紫蓬山为李陵山,广建李陵祠庙,除自诩李陵之后的纪念意义外,想必也是迎合当地根深蒂固的李陵崇拜情结,进一步佐证胡城民众与李陵的密切关系。再回到上段提及的问题,刘玉先世早在西汉既已流落塞北,又怎会与东汉司徒刘宽发生关系,这般自相矛盾的记载坐实了攀附伪冒的结论。杨琰先世的情况估计与之相仿,否则无法解释后续经历诸多交集的产生。

杨琰和刘玉的入魏之途虽迂回曲折,却都备受拓跋君主的倚重,供职大内禁军,内卫外讨,风光无限。除去自身尚武习俗历久弥坚,其与拓跋的另层近密关联也值得注意。这又牵涉到拓跋族起源的问题,众多推想中南朝正史一贯秉承的“李陵之后”说格外引人注目。简化版本载:“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8]卷九五,2321}完整版本如是说:“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胡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9]卷五七,993}意即拓跋子民为李陵与匈奴女婚配的产物,此说荒诞与否姑且不论,起码在拓跋族人内心颇有市场且倾心接受,否则怎会广泛流传、留存史册。拓跋统治者既是李陵子孙,当然照顾杨琰、刘玉等李陵部属的后代,双方存在世交的情感纽带,便会缔结牢固的利益同盟,使之成为政权基石代人集团的骨干成员。我们注意到他们“托定恒代”的地域认同,而代人作为综合血缘、地域和政治归属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社会集团,极具开放性和包容力,吸纳胡化之故旧丝毫没有障碍,并使之在随后跟进的土族化浪潮中尽享红利。

二、杨琰、刘玉的阀阅门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正式启动胡汉贵胄的土族阀阅化进程,借助世资门第的激烈博弈悄然替换水火难容的种族对抗,彻底盘活既定的利益格局,奏响中古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序曲。北魏评比土族更像一场自上而下展开的政治选秀,偏重勋绩权势等易于量化的体制内因素,文化底蕴与风气传承等日积月累的社会内涵则被摆在次要位置,以适应进化程度失衡的多民族国家的速成渴求。至于具体的操作原则,胡汉姓族虽冠名“四姓”,实则只分上、下两等,以匹配土族二品以上的乡品(即衡量家格的门品)区间。大体上,近世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资集均数晋令一至三品者为“膏腴”,称四海大姓,列入一流高门,授予一品乡品;四、五品者为“甲乙丙丁”,称州郡著姓,列入一般高门,授予二品乡品^[10]。三品区界的划定折衷现实的权力分配和理念的等级差别。前者涵盖中央各部的首长,直接源自汉代禄秩

的中二千石以上,对应上古宗法贵族的公卿层位;后者包括中央各部的次长,直接源自汉代禄秩的二千石,对应上古宗法贵族的大夫层位。就此形成等级森严的“流品”秩序,搭建高下有别的施展平台,塑造迥异的人生轨迹。南朝史学家裴子野论曰:“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11]卷一二八,4039}士族制之要义,不过是身份地位的再复制,资源权益的再传递,特权阶级的重复再生产。因此,弄清杨琏和刘玉的家世门第是解读墓志的关键前提。但必须强调的是,二人门第的形成要远远早于孝文帝的士族化改革,孝文帝厘定姓族的操作办法在前太和时代就已驾轻就熟,他们实乃改革之预先试验和最早的既得利益群体。

杨琏、刘玉攀附关中名族,以示族望得来名正言顺,但真正决定门第的还是本支入魏以来的功绩贡献。由此看来,遴选士族又具有论功行赏的意味。杨琏祖上功绩语焉不详,然志文标明“世藉华腴,胤清胄远”。这里的“华腴”并非文学化的溢美修饰,而是制度化的门第层级。唐代谱学家柳芳界定其标准:“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12]卷一九九,5678}晋令尚书令、仆射皆三品,华腴因此对应象征九卿的世资三品线。杨琏父祖在北魏的官爵不会低于该级别,相当于正、副宰相层位,稳坐一流高门的次席,虽不可与贵为“膏粱”的勋臣八姓同日而语,却凌驾一般姓族之上。

墓志记载刘玉家世甚详,标榜“大族”“名家”,其实是照应胡人姓族评选标准里皇始以前是否出过部落大人一项,乃影响族姓高卑的先决条件。入选相同等级,部落大人要比非部落大人之后宽松许多^{[13]卷一一三,3014}。如前所述,李陵及降卒胤嗣在匈奴积蓄强劲势力,甚至能统领部众、自成一系。他们凝聚紧密,以血亲部族的形式整体投靠北魏,亦未受到道武帝部族离散令的波及,在特定区域划地自治,实际就是所谓的“领民酋长”。刘玉的曾祖初万头督率“从驾之众”,册封“何浑地汗”,头顶北族王号桂冠,无疑被视作对等的同盟者,而非普通的臣下。志文还交待其职级地位,“尔时此斑,例亚州牧”。意即仅次于州刺史,也就是晋令四品的水平。这条材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领民酋长也是纳入行政体系的,并非某些学者所说是游离在外的边缘势力^{[14]99}。祖父可洛侯于太武朝挂副将、子都衔协助北魏夺取关中,随义成王幕府参赞军机。二职在定姓族的诏令中固定与郡太守搭配,似位列晋令五品^{[13]卷一一三,3014}。近世三状独缺父辈,无关大碍。计算世资均值为五品,士族达标不成问题,但只能屈居“甲乙丙丁”的层位,与杨琏拉开一定距离。

勿论等级位差,杨琏和刘玉都是士族化运动的受益者,起码在体制内能与中原旧族分庭抗礼。原本地道的汉人辗转胡人管道间接改换门庭,中古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可见一斑。既已跻身门阀,墓志自然秉承士族基调,通篇以风靡上流社会的骈体写作,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协和、辞藻华丽、典故晦涩。从创作水准来看,杨琏墓志句式多变、错落有致,文风浮华侈靡,照比平实单一的刘玉墓志档次更高,当与二者的门第落差有关。杨琏墓志的个别表述,极具士族韵味,“禀玄气于黄中,树资性而温雅。文明炳郁于乾元,英朗照晰于自然。”这种渲染笔法素为士族上层垂青,《元晖墓志》:“公体玄元之秀气,禀黄中以为质,淳粹资于降神,英明发自天纵。”^{[2]110}《元秀墓志》:“君禀黄中之逸气,怀万顷之渊量,器宇深华,风尚虚远。”^{[2]131}《元忠墓志》:“禀风云之秀气,体星景之嘉灵,识警机详,邃量凝远。”^{[15]4}无非鼓吹资质源于出身,门第顺乎自然的陈词滥调。相比之下,刘玉墓志则要低调许多,仅颂词寥寥数语炫耀家世,“肇基云景,神彩重映,是曰刘族,世立坚明。”同样是门第逊色的结果。总之,两方墓志的思想旨趣、书写范式和语言风格全面向士族靠拢,充分彰显门阀化的成就。

杨琏和刘玉的仕进巅峰均至晋令五品郡太守,分别主政战略重镇汝南和咸阳。五品比拟上古宗法贵族内爵序列大夫身份的底限,将流内官僚群体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层级,更是成为士族资格的准入线。中古甄别士庶,遵循“二品系资”之通则,门第二品之士族必定连带累世五品以上之门资^{[16]160}。毛汉光先生径直以三世之中二世居官五品以上作为判定士族身份的标准^{[17]146}。同时,跨越五品也是士族

门荫赋予的基本权利,犹如一道壁垒把寒素分子阻隔在士族利益圈之外,从而贯彻门第社会之流品信条。杨琕、刘玉的士族家世保举其平流进取,坐望显职,在有生之年顺利越线,五品本资反过来又使士族家世赖以延续。士族体制垄断封闭、循环往复的再造机理由此显露无遗,这是两方墓志对此细节不吝笔墨、大书特书的缘故。在此情况下,研判仕进峰值也是评估出身等第的重要指标。

三、杨琕、刘玉的仕进轨迹

北魏士族门阀体制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官爵职位及附带的话语权乃士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故仕宦成为史志、行状、谱牒围绕的核心要素。仕进研究历来被视若畏途,因为人生和官场充满变数,全面梳理、比对杂乱无章的履历,最大限度排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才会找到职务迁转的必经之路,操作尺寸的拿捏至关紧要。必须强调的是,仕途升进的偶然异动并不妨碍固定规章之存在。我们不否认官员叙用、迁转过程中存在诸多破格现象,但破格的前提是有“格”可依,久而久之,即便破格行为本身亦须遵循某种固定的“格”。北魏官场遵循所谓“班例”,如《元诱墓志》:“除太子中舍人,仍迁中庶子,又转卫尉少卿,从班例也。”^{[2]171}《于景墓志》:“除宁朔将军、直寝、恒州大中正,从班例也。”^{[2]196}《乞伏宝墓志》:“拜步兵校尉,随班例也。”^{[2]304}实则就是朝廷铨叙总体把握之通则。值得注意的是,它把仕宦前程同家世背景紧密捆绑,按一定比例协调匹配,“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18]卷一六,390}《刘玉墓志》明载:“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君数世重荫,成应引内,为西征子都。”正是恪守门第制约仕宦的游戏规则,杨琕虽无说明,似不应例外。下面仅就已知仕进程式分析二人的任职轨迹。

作为代人大姓子弟,职场道路实际早在入仕之前就已铺就,包括从释褐起家到最终登顶完整的过程,以充分保障政治权益。北魏前期,其仕途起点通常是隶属内朝系统的禁卫武官,尤以名目繁杂的郎卫居多。按照张金龙先生的观点,杨琕释褐的“殿中武士”可能即为三郎卫士,“担任者一般需具备‘善骑射’的素质,才能与其保卫君主的职能相适应。内三郎之从驾征伐及宿卫,正是其作为禁卫武官的重要表现。在战争年代,北魏君主经常亲率大军出征,作为禁卫武官的三郎卫士亦常随从君主征战,一方面要侍卫左右,保卫君主安全,同时也要冲锋陷阵,直接参与对敌战斗。”^{[19]675-676}杨琕的情况与之完全契合,志文称:“以君弓马殊伦,超用殿中武士、军将。内卫也,建刘章之忠;外讨也,表亚夫之节。”另外,北魏仕进制度承袭魏晋,旧令体系的起家官品一般与代表门第的乡品保持四级间距^{[20]66}。按太和十七年(493)颁布的前《职员令》,武士军将位列从五品,与杨琕一品乡品刚好匹配,证明北魏官贵仕进还是有章可循的。刘玉也从禁卫武官起步,墓志载其首位官职是“西征子都”,或许就是禁军都幢将的简称或别名,但它毕竟是诸郎卫的顶头上司,需要成熟的指挥能力和实战经验,例由杰出军官迁转而至,供缺乏历练的青年武士起家可能性不大。这里需要注意志文中“成应引内”一句,就是说他授予子都之前曾有应召内侍的经历,显然这才是正式的起家官,可惜具体职衔品阶不得而知,无法精确分析其与门第的关联。

需要补充的是,降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门阀化改造拉开帷幕,汉人士族约定俗成的清浊理念注入官场,推动文武分途的趋势。符合士族文化品味、行为旨趣和利益诉求的文职作为清流深受青睐,悖逆时尚风潮的武官则彻底堕入浊流,备遭歧视和冷落。孝文帝嘲讽武将元萇说:“闻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当为朕笑。……五行之气,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间,亦何事不有。”^{[13]卷一四,351}颇具象征意味。日后吏部铨叙排抑武人,酿成羽林、虎贲哗变,致使矛盾白热化。于是,高门出身的禁卫武官纷纷通过职务置换的方式步入清流,以紧跟士族潮流,巩固既得利益。《染华墓志》:“君统基承绪,在于旧京。于时普选高门子,扈卫皇宫,乃出身应召,得为领表。及迁鼎洛邑,料隔清浊,既夙厕混流,释褐乖分,太和廿年除皇子北海王常侍。”^{[4]124}便是禁卫武官变身通显文职的实例。相信杨琕和刘玉若非过早外放,也能蒙此契机顺利切换,其家族也必将续写辉煌。当然,这只是于事无补的历史假设,旨在说明禁卫武人群体

日后的走势。

杨琁和刘玉调离禁军后都曾外任地方官。前者历安城县令、汝南太守,死后追赠河东太守;后者假(即暂时授予)咸阳太守。安城县和汝南郡隶属豫州,是北魏与南朝对峙的最前线,战事异常激烈,非熟谙军事者莫居此位。杨琁文武兼备,恰是合适人选。志文称颂:“地居带淮,邦邻密窃。敷摸略以来远人,播智勇以威狡竖。惠劝逾于溉瓜,宁疆穆于梁宋。”应该没有水分,故而任期结束,“考行伦功,事高朝最”。正因业绩出众,故死后荣获追赠。咸阳郡隶属雍州,乃镇抚关中的锁钥,历来委任亲尊莫贰者,刘玉世代驰骋秦陇,累积显赫声威,故而“出祺之挺,屡有薰迹,宜可昇接,锡之矛土”。二人领衔方面,且任期超长,杨琁“宰郡九稔”,堪称朝廷征镇之栋梁。

诚如前述,禁卫武官随扈左右,便于皇帝考察和了解,一如汉代郎官逐渐变成后备官员的储存库,随机派驻各级职能部门。二人外派委任无疑借鉴了汉晋故事,汉代郎官直接就任县长以上地方官,西晋尚书左仆射王戎始创“甲午制”,规定公府掾属必须出任地方县令,再回调中央供职^{[20]49,73}。北魏前期经历类似者不在少数,应视为常制。皇帝选心腹近臣主政郡县,大大增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不过,在传统旧族看来,郡县守令的地位微末,难入清流视野。杨琁所任县令更遭歧视,“缙绅之流耻居其位”^{[18]卷三三,919}。宫崎市定先生阐释道:“由于县令处在直接听命于郡属僚的地位,所以,有可能担任州郡僚属的名家子弟不愿意当县令。然而,由于此职务重要,故中央一直在努力提高其地位。”^{[20]237}办法就是利用行政命令强行提升其清望度,改善待遇,严格选拔。史载:“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13]卷七七,1696}由此推断,杨琁和刘玉以代人名望身份出莅郡县绝非屈尊,实乃朝廷重视守令使然。中古士族积习往往游离于国家行政之外,北魏力图扭转潜规则,将前者置于后者权威之下,凸显体制至上的特性,这是把握南北士族制度差异的关键。

四、杨琁、刘玉墓志与北魏早期士族制

杨琁、刘玉墓志洋溢贵族气息不足为奇,但主要节点出现在北魏士族制成形之前就值得留意了,启迪我们深入思考士族化问题。众所周知,中古是门阀士族主宰的时代,婚嫁宦学等士族元素深刻影响当时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顺应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士族化乃代人立足中原的必然抉择。甚至可以说,民族大融合就是以上流阶层的士族化为先导的,如此方能解释为何史志中无论胡汉皆以标榜门第,而非夸耀种族为荣。易言之,在全新的士族制社会,门第终将取代种族成为支配力量,华夷之辨自然让位于阀阅之争,族际隔阂潜移默化间冰消瓦解,基于文化认同的新民族共同体破茧而出。士族化的意义毋庸赘述,其具体的演进历程值得深究。须知士族是融汇体制与社会的多元复合物,大体说来,无外以文化为前提、以婚姻为保障、以体制为根基。然而,其构成要件之具备不会整齐划一,进度实难一蹴而就,需要漫长曲折的过程。比较而言,仕宦达标相对快捷,学术和婚媾的融通则是年深日久的慢工,进程会滞后许多。史载,代人勋胄陆叡“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13]卷四十,911}这桩婚姻是陆叡宦学俱优水到渠成的结果,标志他正式为汉人传统士族社交圈认可并吸纳,经过之波折显而易见。

全面厘定姓族固然始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但不能视为士族化运动的起始。实际上,早在北魏建国伊始,道武帝就已按照中原既有的士族流品法则规划社会秩序了。汉人名士公认:“仰惟太祖道武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13]卷六十,1341}同时恢复维护士族权益的九品中正制,“(天赐元年)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13]卷一一三,2974}明确

在全国范围内甄别姓族门第,按家世举荐人才。官职委任初步与门第建立关联,如明令刺史、太守、县令分别选用第六、七、八品者。即采用起家官品退四求得乡品的间接表达,二品士族可授刺史,三、四品的寒士分授太守、县令^[21]。道武帝还在文化方面亲力亲为,积极靠拢汉人传统士族社交圈。史载他曾登坛宣讲过黄老学说,而《老子》哲学恰是魏晋玄学构造宇宙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之一^{[13]卷一五,383}。其还模仿竹林名士,嗜好服用寒食散,冒着散发不畅甚至赔上身家性命之风险昭示士族化的施政倾向^{[13]卷二,44}。凡此种种皆表明其获得士族社会承认,进而搭建沟通与合作桥梁的迫切诉求,必定是顺应先进文明形势,巩固统治的无奈之举。

早期官僚体制的组织运作也渐趋步入士族流品之正轨。荣耀的内侍中散诸职亦固定从家世一至三品的膏腴群体中选拔^{[22]30}。执掌宿卫的内三郎也苛求门第,《元苌墓志》:“皇兴二年,召补大姓内三郎。”^[23]明确交待候选条件。若继续排查特定的职务履历,相信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伴随贵族主义发生、发展的清浊理念早在改革之前便已应运而生,孝文帝太和元年(477)有诏:“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推上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13]卷七,144}至于极具门第辨识功效的婚姻,同样遵循士族内婚标准。文成帝诏:“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13]卷五,122}士族之要义,婚宦而已。上述前太和时代的材料足证,士族化乃北魏坚定不移之国策,汉化改革之前便已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文帝厘定姓族为既定目标画上圆满句号,是业已取得成就的确认和总结。如此分析,杨琁、刘玉墓志显露北魏前期士族化之端倪就顺理成章了。两人都有追本溯源、认祖归宗的强烈意愿,不惜伪冒郡望、攀附旧族以提升家门荣誉。另在仕进方面,杨琁“超用殿中武士、军将”,无非仰赖“华腴”的家世背景。刘玉曾祖“大族之胄,宜履名宦”;祖父“名家之孙,召接为副”;本人“数世重荫,成应引内”。都在凸显家世门第对政治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这正是士族制的基本原理。足见北魏推崇门第至上之理念是始终如一的,其执著程度照比汉族王朝可谓青出于蓝,故而短期内反超魏晋南朝数百年之业绩。事实上,十六国以来的胡族统治者对汉人士族并不完全排斥,能否融入其中才是政策的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比对分析,即同类史料的归并串联,证实是阐释历史事物规律性和特殊性的有效手段。单看新见杨琁墓志,似乎平淡无奇,但若与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比较,便可揭示一段埋埋许久的历史隐情。西汉一批荆楚侠士追随李陵孤军深入匈奴腹地,力战被俘后滞留草原,此后数百年间辗转流落、艰辛繁衍,最后投靠北魏,以匈奴化汉人的奇特身姿加入恒代集团,为北亚民族史平添珍贵的佚闻。两方墓志又都折射出土族化运动带来的冲击,移花接木般攀附名族、伪冒郡望,尽管纰漏百出,却流露出代人门第速成的焦虑心态。入魏前后的近世门资才是跃升的关键,其华腴、四姓的门第源自行政力量主导的评选,而非深厚底蕴的累积与传承,此乃北魏士族制先天不足的表现。两方墓志还充分表明,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以前,北魏统治者早已接受并认可汉人的士族理念,并在门阀化轨道上长久运行,对门第流品规则其实了然于胸,甚至在某些领域业已取得显著成就。实际上,孝文帝掀起的士族化浪潮,就是对这些成就系统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的士族化改革未必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而只是该过程步入高潮前的推波助澜,相关政令与其说是对未来格局形势的预判,毋宁说是对既定事实的确认和总结。中古历史的发展是存在前因后果的逻辑连环,孝文帝改革绝非异想天开,正是基于长期厚重积淀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志主杨琁、刘玉二人的生命历程昭示的正是代人群体未来发展的总趋向,惟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制度背景,才能发现潜藏字里行间的隐秘。

[参 考 文 献]

[1] 容轩.北魏杨琁墓志[J].书法,2019(6).

[2]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3] 施和金. 北齐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 罗新,叶炜.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 崔明德. 李陵·拓跋氏·黠戛斯——兼论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J]. 烟台大学学报,1995(1).
- [6] 温海清. 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J]. 民族研究,2003(3).
- [7]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 刘军. 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2]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 康乐. 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M]. 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 [15] 叶炜,刘秀峰. 墨香阁藏北朝墓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6] 祝总斌. 材不材斋史学丛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7] 毛汉光.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18]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9] 张金龙.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0] 宫崎市定.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M]. 韩昇,刘建英,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1] 刘军. 从释褐看北魏“膏腴”群体的身份特质——以出土墓志为基础[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 [22] 秦艳昌. 北魏中散诸职考述[D]. 吉林大学,2018.
- [23] 刘军. 北魏元茆墓志补释探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The Elements of the Aristocratic System in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as Seen in Unearthed Docum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ng Lian and Liu Yu's Epitaphs

Liu 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 can be deeply excavated b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Yang Lian and Liu Yu's epitaph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nationality. Their ancestors were the subordinates of the general Li Ling in the Han Dynasty and fled to the grassland after defeat and captivity. Later they turned to the Tuoba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ruling group as the Xiongnu-like Han people. Facing the tide of aristocracy, they realized the evolution of noble identity relying on the meritorious service since great-grandfather. The anxiety was reflected even by forging ancestor and origin to raise family honor. They enjoyed full political resources by the noble rank and occupi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guard army and the local area. Their epitaphs brim with aristocratic flavor and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bility system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t is also important fact reflected by the epitaphs that the evolution of aristocracy is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which had been launch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This is unrealistic to accomplish at one stroke according a simple political order.

Keywords: Yang Lian's epitaph; Liu Yu's epitaph; Dai people nobleman; the cremation system; aristocratic system family rank; official promo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刘力]